

春

和

乃  
其  
信

十二

春秋經傳集解昭四第二十三

杜氏

盡十七年

高木家藏

美

經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不書南蒯以費叛不以告

廟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

于乾谿比去晉而不送書歸者依陳蔡以入

書弑其君靈王無道而弑稱臣比非首謀而反書弑比雖脅立猶以罪加也靈王死在五

月又不在于乾谿楚人失楚公子弃疾殺公

子比比雖為君而未列於諸侯故秋公會劉

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

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平丘在陳留長垣縣西南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書同齊公不與盟魯不

堪晉求讓隱弘多公不與盟非國惡故不諱晉人執季孫意如以

歸公至自會傳無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

陳陳蔡皆受封于楚故稱爵諸侯納之曰歸冬十月葬蔡靈公蔡復

而後以君禮葬之公如晉至河乃復辭晉人吳滅州來

州來楚邑用大師焉曰滅

十三年春叔弓圍費弗克敗焉為費人所敗不書諱

之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為囚俾冶區夫

曰非也區夫魯大夫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飢者食

之為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

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

怒民疾而叛為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

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

氏費救南氏在明年傳善楚子之為令尹也

殺大司馬遂掩而取其室在襄二及即位奪

遂居田居掩之族言遷許而質許圍遷許在九年圍

許大蔡洧有寵於王王之滅蔡也其父死焉

楚滅蔡在十一年洧王使與於守而行使洧

仕楚其父在國故死王行至申之會越大夫戮焉申會四年王奪闔

韋龜中爨韋龜令尹子文又奪成然邑而使

為郊尹成然韋龜子郊蔓成然故事蔡公公

棄疾也故借舊也韋龜以棄疾有當璧之命故使成然事之故遂氏之族

及遂居許圍蔡洧蔓成然皆王所不禮也因

群喪職之族啓越大夫常壽過作亂常壽過申會所

者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息舟楚邑城觀

起之死也其子從在蔡事朝吳觀起死在襄

吳故蔡大夫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

之觀從以父死熱以蔡公之命名子于子皙

二子皆靈王弟元年及郊而告之情告以蔡

強與之盟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知

其故驚起併之觀從使子干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

使子干居蔡公之林食蔡公之食已徇於蔡

已觀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

矣將帥而從之以師助二子蔡人聚將執之

執觀從辭曰失賊成軍而殺余何益乃釋之謂賊

子于子哲也言蔡公已成軍殺已不解罪朝吳曰二子若能死

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言若能為羣主死亡則可違蔡公之命以

待成敗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言與蔡公

則可得且違上何適而可也言不可違上衆曰

與之乃奉蔡公名二子而盟于鄧縣西南有

鄧城二子依陳蔡人以國而依之楚公子比

于公子黑肱子哲公子弃疾蔡公蔓成然蔡朝吳

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四族遠

蔡洧蔓以入楚及郊陳蔡欲為名故請為武

軍欲築壘壁以示後蔡公知之曰欲速且役

病矣請藩而也乃藩為軍也藩籬蔡公使須務

牟與史解先入因正僕人殺太子祿及公子

罷敵須務牟史解楚大夫蔡公公子比為王

公子黑肱為令尹次于魚陂竟陵縣城西公

子棄疾為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

谿而遂告之從乾谿之師且曰先歸復所後

者鼻劓鼻師及訾梁而潰梁王還至訾王聞

羣公子之死也自投于車下曰人之愛其子

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惡小人老而無子知

擠于溝壑矣擠隊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

及此乎右尹子革曰請待于郊以聽國人

所與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於大都而

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於諸侯以

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祗取辱焉

然丹乃歸于楚然丹子革王公夏將欲入

鄂夏漢別名順流為芊尹無宇之子申亥曰吾

父再奸王命謂斷其姓執王弗誅惠孰大焉

相反而相成者也  
此傳望依尚書  
正善我匪

人本或  
位至

君不可忍惠不可棄吾其從王乃求王遇諸

棘園棘里名以歸棘園作棘園棘里名夏五月癸亥王縊于竿尹

申亥氏癸亥五月二十六日皆在乙卯申亥丙辰後傳終言之經書四月誤

以其二女殉而葬之觀從謂子干曰不殺弃

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子干曰余不忍也子玉

曰人將忍子子玉觀從吾不忍俟也乃行國每夜

駭曰王入矣相忍以靈王也乙卯夜棄疾使周走而

呼曰王至矣周編也乙卯十八日國人大驚使蔓成然

走告子干子皆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將

乘矣司馬謂奔疾也言司馬見殺以恐子干君若早自圖也可

以無辱眾怒如水火焉不可為謀又有呼而

走至者曰眾至矣二子皆自殺不書一殺君位未定也丙

辰弃疾即位名曰熊居葬子干于訾實訾敖

不成君無號謚殺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乃

取而葬之以靖國人使子旗為令尹子旗蔓成然

楚師還自徐前年圍徐之師吳人敗諸豫章獲其五

即所類及謂高侯潘  
司馬叔長與尹午  
反尹喜也

帥定二年楚人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

豫章而潛師于巢以軍楚師於豫章又掩

舉之役吳人舍舟于淮汭而自豫章與楚夾

漢此皆當在江北淮水南蓋後徙在江南豫

章平王封陳蔡復遷邑復九年致群賂始舉

賂所貨施舍寬民宥罪舉職舉職脩名觀從王

曰唯爾所欲觀從致于干殺奔疾奔疾令對

曰臣之先佐開卜乃使為卜尹佐卜人使技

如子躬聘于鄭且致欒櫟之田欒櫟本鄭邑

王新立故事畢弗致知鄭自說服鄭人請曰

聞諸道路將命寡君以欒櫟敢請命對曰臣

未聞命既復王問欒櫟降服而對降服如今

連命曰臣過失命未之致也王執其手曰子毋

勤姑歸不穀有事其告子也王善其有權有

他牟芊尹申亥以王柩告乃改葬之初靈王

卜曰余尚得天下尚庶不吉投龜詬天而呼

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界區區小余必自取之

民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初共王無冢

適也冢大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于

群望羣望星辰山川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

社稷乃徧以璧見於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

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邑姬密埋璧於大

室之庭巴姬共王妾使五人齊而長入拜役長

初以康王跨之過其上也靈王肘加焉子于子哲

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紐微見璧

審闕韋龜屬成然焉知其將立旦曰弃禮違

命楚其危哉弃立長之禮違當璧子于歸韓

宣子問於叔向曰子于其濟乎對曰難宣子

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宣子謂棄疾親

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言

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

一也寵須賢有人而無主二也雖有賢人當

有主而無謀三也謀策有謀而無民四也民

有民而無德五也四者既備子于在晉十三

巴  
已次天云齊本  
又作齊齊本

從

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晉楚之士從子

于游皆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無親族無釁而

動可謂無謀。召子干時楚為羈終世，可謂無

民。終身羈客在亡無愛徵，可謂無德。楚人無

者王虛而不忌。靈王暴虐無所楚君子干涉

五難以弒舊君，誰能濟之。言楚借君子于以

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陳蔡城外，屬焉。城方居陳

時穿封戌既死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

違。不以私欲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先神謂國

民信之，芊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獲神

一也。當璧有民二也。民信令德三也。無苛寵

貴四也。貴妃居常五也。棄疾有五利以去五

難，誰能害之？子干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

則庶予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其貴亡矣。位

尊其寵棄矣。父既民無懷焉。非令國無與焉

無內將何似？立宣子，白齊桓，晉文不亦是乎？

案惠棟云  
刑政之詩  
本作為漢  
表釋亦以  
何

時穿封戌既死  
苛慝不作  
盜賊伏隱  
私欲不  
違  
民無怨心  
先神命之  
民信之  
芊姓有亂  
必季實立  
楚之常也  
獲神  
一也  
當璧  
有民二也  
民信  
令德三也  
無苛  
寵  
貴四也  
貴妃  
居常五也  
棄疾  
有五利以去五  
難  
誰能害之  
子干之官  
則右尹也  
數其貴寵  
則庶予也  
以神所命  
則又遠之  
其貴亡矣  
位  
尊  
其寵棄矣  
父既  
民無懷焉  
非令  
國無與焉  
無內  
將何似  
立宣子  
白齊桓  
晉文不亦是乎

皆庶對曰齊桓御姬之子也有寵於僖衛姬

妾有鮑叔牙賓須無際朋以為輔佐有莒衛

以為外主齊桓出奔莒衛有舅氏之助有國高以為內主

國氏高氏齊上卿從善如流言其疾也下善齊肅肅嚴也肅敬也

不藏賄也清不從欲也儉施舍不倦施舍猶言布恩德求

善不厭是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孤

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好學而不貳言篤志生

十七年有士五人孤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五士從出者有

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為腹心子餘趙衰子犯孤偃有魏

攣賈佗以為股肱魏攣魏武子也稱五人而說四士賈佗又不在本數

蓋叔向所賢有齊宋秦楚以為外主齊妻以女宋贈以馬楚王

享之秦伯納之有藥卻狐先以為內主謂藥枝卻穀狐突先軫也

二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棄民惠公懷公不恤民也民

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民無異望獻公之子九人唯文公在

天方相晉將何以代文此二君者異於子干

共有寵子國有與主謂棄疾也無施於民無援於

外去晉而不送歸楚而不逆何以莫國傳言

所以蒙其君之名晉成虜祁年八諸侯朝而

歸者皆有貳心賤其為取鄭敵取鄭在晉將

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晉知

德薄欲以乃並徵會告于吳秋晉侯會吳子

干良下邳有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還辭不七

月丙寅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三十羊舌

鮒攝司馬鮒叔向弟遂合諸侯于平丘子產

子大叔相鄭伯以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幄幕

軍旅子大叔以四十既而悔之每舍損焉及

會亦如之亦九張也傳言子產次于衛地叔

鮒求貨於衛淫芻蕘者欲使衛患衛人使屠

伯饋叔向羹與一篋錦屠伯衛曰諸侯事晉

未敢攜貳况衛在君之宇下屋宇之下而敢

有異志芻蕘者異於他日敢請之請止叔向

受羹反錦受羹示不逆曰晉有羊舌鮒者瀆

貸無厭也亦將及矣將及禍為此役也役事也

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客從之未退而禁之

禁者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有晉侯使叔

向告劉獻公獻公王卿曰抑齊人不盟若之

何對曰盟以底信也致君苟有信諸侯不貳

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

君庸多矣董督也庸功也天子之老請帥

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天子大夫稱老元戎戎車在前者啓

開也行遲速唯君欲佐晉叔向告于齊曰諸

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為請對

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

託用命叔向曰國家之敗有事而無業事則

不經業貢賦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須禮而有次序

有禮而無威序則不共禮須威嚴有威而不

昭共則不明威須昭告神明不明棄共百事

不終信義所由傾覆也禮無禮無經無業故

百事不成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識

也歲聘以講禮之義率長幼之序脩其職業間朝以講禮三年而一朝正班爵

再朝而會以示威六年而一會以訓上節再會

而盟以顯昭明十二年而一盟所以昭信義

守盟于方志業於好聘講禮於等也朝示威於

衆會也昭明於神盟也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

亡之道恒由是興晉禮主盟依先王先公舊禮主諸侯盟

懼有不治奉承齊犧齊盟之犧牲而布諸君求終

事也終竟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

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

制之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敬共以往遲速唯

君叔向曰諸侯有間矣間隙也不可以不示衆

八月辛未治兵習戰建而不旆建主旌旗不曳其旆旆游也

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軍將戰則旆故邾人

莒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樂亡矣自昭公即位邾

魯同好又不朝多伐莒無故怨我之不共魯邾人信之所謂讒意弘多

故之以

不共晉貢也

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

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

君無動

託謙辭以絕魯

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

訖

蠻夷謂邾莒

以絕兄弟之國棄周公之後亦唯

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

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率道其何

敵之有牛雖瘠積於豚上其畏不死也債什南

蒯子仲之憂其庸可棄乎奔猶也若奉晉之衆

用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郕之怒

四國近魯數以小事相忿

以討魯罪間其二憂

因南蒯子仲二

何求而弗克魯人懼聽命與盟甲戌同

盟于平丘齊服也經所以令諸侯日中造于

除除地為壇癸酉退朝先盟子產命外僕速

張於除張之幅子大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

產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地已蒲也傳言

及盟子產爭承承貢賦曰晉天子

班貢輕重以列列位列尊貢重周之制也侯公

地廣故所卑而貢重者甸服也甸服謂天子

貢者多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言鄭國在甸

子男不應出懼弗給也敢以為請諸侯靖兵

好以為事靖息也行理之命行理使人通聘問者無月不

至貢之無藝藝法制小國有闕所以得罪也諸

侯脩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

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

之既盟子大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瀆乎

瀆易也子產曰晉政多門政不出貳偷之不暇

何暇討貳不壹偷苟且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為不競

為人所侵陵公不與盟信邦莒之詐晉人執

季孫意如以幕蒙之幕裏使狄人守之司鐸

射魯大夫懷錦奉壺飲冰以蒲伏焉守者御之

乃與之錦而入蒲伏竊往飲季孫冰晉人以

平子歸子服湫從伯從至子產歸未至聞

正義引賈

秋文云秋徐  
鳳皇秋其聲  
若干其聲如  
秋與蕭協韻

射夫大懷錦奉壺飲冰以蒲伏焉守者御之  
乃與之錦而入  
平子歸子服湫從  
子產歸未至聞

予皮卒哭且曰吾已已猶無為為善矣唯夫

子和我言子皮知仲尼謂子產於是行也足

以為國基矣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詩小

乃國家之基本樂與君子為治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且曰

合諸侯藝貢事禮也嫌爭競不順鮮虞人聞

晉師之悉起也五年傳曰遺守四千今而不

警邊且不脩備言夷狄晉荀吳自著雍以上

軍侵鮮虞及中人驅衝競中山望都縣西北

大獲而歸為三十五年晉楚之滅蔡也靈

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荆焉平王即位既封

陳蔡而皆復之禮也滅蔡在十一年許胡沈

之子廬歸于蔡禮也隱太子悼太子

之子吳歸于陳禮也悼太子偃師冬十月葬

蔡靈公禮也國復成禮以葬也此陳蔡事傳

故明公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

之

皆不也也按惠林說設古音如

宋錢本宋本日非云宋本只作有樂士氏詩

攷列亦作有淳然本亦作有

故以禮明之

無言夷狄

有中人城驅衝車

伐鮮虞起

小國也道房申皆故諸

侯楚滅以為邑荆荆山也傳言平王

也廬蔡平侯

也吳陳惠公

皆言禮嫌楚所封不得比諸侯

舊好也執其鄰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

之乃使士景伯辭公于河景伯士文伯之子彌牟也吳滅

州來令尹子旗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民

人未事鬼神未備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

敗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言傳

平王所以能有國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

穆子私與之語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

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為夷奔之使

事齊楚其何瘳於晉瘳差也親親與大賞共罰

否所以為盟主也子其圖之諺曰臣一主二

言一臣必有二主道不合得去事他國吾豈無大國言非獨晉可事穆

子告韓宣子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為夷

執親將焉用之乃歸季孫惠伯曰寡君未知

其罪合諸侯而執其老老者專卿稱若猶有罪死命

可也死晉命也若曰無罪而惠免之諸侯不聞是

逃命也何免之為請從君惠於會欲得盟會見遣不欲

私宣子患之謂叔向曰子能歸季孫乎對曰

不能鮒也能鮒鮒魚乃使叔魚叔魚見季孫曰

昔鮒也得罪於晉君自歸於魯君蓋襄二十一年生叔

黨與藥氏微武子之賜不至於今武子季平子祖父

雖獲歸骨於晉猶子則肉之敢不盡情歸子

而不歸鮒也聞諸吏將為子除館於西河西使

近其若之何且泣泣以信其言平子懼先歸惠伯

待禮待見遣之禮

經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書至者二月曹

伯滕卒無傳四夏四月傳秋葬曹武公無傳八

月莒子去疾卒未同冬莒殺其公子意恢以禍

亂告不必繫於為卿故雖公子亦書意恢與亂君為黨故書名惡之

傳十四年春意如至自晉尊晉罪已也以舍族為

尊晉罪已禮也禮備已而不責人南蒯之將叛

也盟費人司徒老祁慮癸二人南蒯家臣偽廢疾使

請於南蒯曰臣願受盟而疾與若以君靈不

死請待間而盟也間差許之二子因民之欲叛

也請朝眾而盟欲因合眾以作亂遂劫南蒯曰群臣

不忘其君君謂季氏畏子以及今三年聽命矣子

若弗圖費人不忍其君將不能畏子矣不能復畏

子何所不逞欲請送子送使出奔請期五日南蒯

請期異有變遂奔齊侍飲酒於景公公曰叛夫戲

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張強子韓哲曰夫齊大家

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言越職司徒老祁慮

癸來歸費歸齊齊侯使鮑文子致之南蒯雖叛費人不從

未專屬齊二子遂蒯而復其舊故經不書歸費齊使文子致邑欲以假好非事實也夏

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且撫其民

上國在國都之西西方居上流故謂之上國宗丘楚地分貧振窮分與也振

也長孤幼養老疾收介特介特單身民也收聚不使流散救

災患宥孤寡寬其賦稅赦罪戾詰姦慝詰責問也舉淹

滯淹滯有才德而未叙者禮新叙舊新羈旅也祿勲合親勲功

也親九族任良物官物事使屈罷簡東國之兵於

召陵

兵在國都之東者

亦如之

如然

好於邊疆

結好四鄰

息民五年而後用師禮也秋八月莒著立公

卒郊公不戚

郊公著

國人弗順欲立著立公

之弟庚興

庚興莒

蒲餘侯惡公子意恢而善

於庚興

蒲餘侯莒大夫茲夫也意恢莒羣公子

郊公惡公子鐸

而善於意恢

鐸亦羣公子

公子鐸因蒲餘侯而與

之謀曰爾殺意恢我出君而納庚興許之

下為

冬救意恢傳

楚令尹子旗有德於王不知度

有佐立之

德與養氏比而求無厭

養氏子旗之黨

王患

之九月甲午楚子殺闞成然而滅養氏之族

使闞辛居鄖以無忘舊勳

辛子旗之辛

冬十二

月蒲餘侯茲夫殺莒公子意恢郊公奔齊公

子鐸逆庚興於齊齊隰黨公子鉏送之有賂

田

莒賂齊 晉邢侯與雍子爭鄆田

邢侯楚申公巫臣之

子也雍子亦故楚人

久而無成士景伯如楚

士景伯叔

魚攝理

攝代

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

宗本宗殘本亦同某漢書古今人表正作連是也

秋又去厥本又作廉養氏之黨

利本與下及注同下文皆作韓其本利秋文同云

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蔽斷邢侯

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

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施行罪也雍子

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

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羨為昏掠取也昏亂也貪以敗

官為墨墨不潔之稱殺人不忌為賊忌畏也夏書曰

昏墨賊殺遠書三者皆死刑臯陶之刑也請從之乃

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仲尼曰叔向

古之遺直也言叔向之直有古人之遺風治國制刑不隱於

親謂國之大問也所答當也至於他事則宜有隱三數叔魚之惡不

為末減未薄也皆以正言之曰義也夫可謂直矣

於義未安直則有之平丘之會數其賄也謂言瀆貨無厭以寬

衛國晉不為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謂言鮒也

以寬魯國晉不為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

正刑書晉不為頰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三惡

暴虐頰也三惡殺親益榮榮名益已猶義也夫三

唯答宣子問不可以不正其餘則以直傷義故重疑之

經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無傳未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

事略書有事為叔弓卒起也此武夏祭朝吳出

奔鄭朝吳不遠讓人所六月丁巳朔日有食

之無傳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冬公如晉

傳十五年春將掃于武公戒百官戒齋梓慎曰

禘之日其有咎乎吾見赤黑之禋非祭祥也

喪氛也禋妖禘也蓋見於宗廟故其在涖事

乎也涖臨二月癸酉禘叔弓涖事籥入而卒去

樂卒事禮也大臣卒故楚費無極害朝吳之

在蔡也朝長蔡大夫有功於楚平王欲去之

乃謂之曰王唯信子故處子於蔡子亦長矣

而在下位辱必求之吾助子請請求又謂其

上之人蔡人在上位者曰王唯信吳故處諸蔡二三

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不亦難乎弗圖必及

於難夏祭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曰余

唯信吳故寘諸蔡且微吳吾不及此女何故

去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非不欲然而前

知其人之異也言其多吳在蔡蔡必速飛去

吳所以翦其翼也以鳥喻也言吳在蔡必六

月乙丑王太子壽卒周景王子秋八月戊寅王穆

后崩太子壽之母也傳無晉荀躒如周葬穆后起晉荀吳帥師伐

鮮虞圍鼓鼓白狄之別鉅鹿鼓聚鼓人或請以城

叛穆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動而可以獲城

何故不為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

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愆過也適歸也或以吾城叛吾

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

若所好何無以復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

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

欲城而邇茲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

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

有食色姑備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

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

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以賈怠不如完舊

完猶保守也賈怠無平也卒終矣舊不祥鼓人能事其

君我亦能事吾君率義不爽爽差好惡不愆

城可獲而民知義所知義所在也苟長必有其能獲故因以示義有

死命而無二心坏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

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為鞶

歸鞶鞶鼓君名冬公如晉平丘之會故也平丘會公不與

盟季孫見執今既得免故往謝之十二月晉荀躒如周葬穆

后籍談為介既葬除喪以文伯宴樽以魯壺

文伯荀躒也魯壺魯所獻壺樽王曰伯氏諸侯皆有以鎮撫

王室晉獨無有何也感魯壺而言也鎮撫文王室謂貢獻之物

伯揖籍談文伯無辭相對對曰諸侯之封也皆

受明器於王室謂明德之分器以鎮撫其社稷故能

薦彝器於王薦獻也彝常也謂可常寶之器若魯壺之屬晉居深

山戎狄之與鄰而遠於王室王靈不及拜戎

不服言王寵靈不見及其何以獻器王曰叔

氏而忘諸乎叔籍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

其及無分乎密須之鼓與其大路文所以大

蒐也密須姑姓國也在安定陰密闕鞏之甲

武所以克商也闕鞏國唐叔受之以處參虛

匡有戎狄參虛實沈之分野其後襄之二路周襄

賜晉文公鏃鉞鉅鬯鉞斧也鉞金鉞鉅黑黍鬯香酒彤弓虎

賁文公受之以有南陽之田事在僖二撫征

東夏非分而何夫有勳而不廢加車有績而

載書功奉之以土田有南撫之以彝器弓鉞

旌之以車服襄路明之以文章旗子孫不忘

所謂福也福祚之不登叔父焉在言福祚不

在誰且昔而高祖孫伯釐司晉之典籍以為

大政故曰籍氏籍伯釐晉正卿及辛有之二

子董之晉於是乎有董史辛有周人也其二子適晉為大史籍

暨與之共董督晉典女司典之後也何故忘

之籍談不能對賓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

典而忘其祖忘祖籍談歸以告叔向叔向曰

王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必率焉今王樂憂

若卒以憂不可謂終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

二焉天子絕期唯服三年故於是乎以喪賓

宴又求彝器樂憂甚矣且非禮也彝器之來

嘉功之由非由喪也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

也天子諸侯除喪當在卒哭今王雖弗遂宴

樂以早亦非禮也言今雖不能遂服猶當靜

禮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失

禮謂既不遂言以考典考成典以志經志經

而多言舉典將焉用之為二十二年

**經**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楚子誘戎蠻子殺

之夏公至自晉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未同

九月大雩雩孫意如如晉冬十月葬晉昭公

國本

三月甲申

傳十六年春王正月公在晉晉人止公不書

諱之也猶以取鄭故也公為晉齊侯伐徐楚

子聞蠻氏之亂也與蠻子之無質也質信使

然丹誘戎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既而復立

其子焉禮也詐之非也立其子禮也河二月

丙申齊師至于蒲隧蒲隧徐地也徐人

行成徐子及邾人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賂

以甲父之鼎甲父古國名高平昌邑縣東南

齊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為小齊君

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

之亢也無亢無伯也夫詩曰宗周既滅靡所

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肄詩小雅戾定也

為天下宗今乃衰滅亂無息定執其是之謂

乎傳言晉三月晉韓起聘于鄭鄭伯享之子

產戒曰苟靖位於朝無有不共恪孔張後至

立於客間也之孫子執政禦之執政掌位列適

客後又禦之適縣間縣樂客從而笑之事畢

富子諫富子鄭大夫曰夫大國之人不可不

慎也樂為之笑而不陵我言數見笑則我皆

有禮夫猶鄙我也鄙賤國而無禮何以求榮孔

張失位吾子之恥也子產怒曰發命之不衷

也衷當出令之不信刑之頗類類成偏頗獄之

放紛放縱也會朝之不敬謂國無禮使命之

不聽下不從取陵於大國罷民而無功罪及

而弗知僑之恥也孔張君之昆孫子孔之後

也昆兄也子孔鄭襄執政之嗣也子孔嘗執

為嗣大夫承命以使周於諸侯國人所尊諸

侯所知立於朝而祀於家廟於家有祿於

國受祿有賦於軍軍出鄉喪祭有職有所受

服歸服受服謂君祭以肉賜大夫歸服謂其

祭在廟已將著位在位數世世守其業而忘

其所僑焉得恥之其祭在廟辟邪之人而皆

及執政是先王無刑罰也言為過謬者子寧

以他規我規正也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玉環同工

共辨自宣子謁諸鄭伯謁請也子產弗與曰非

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大叔子羽謂子

產曰韓子亦無幾求言所求少晉國亦未可以貳

晉國韓子不可偷也偷薄也若屬有讒人交關

其間鬼神而助之以興其凶怒悔之何及吾

子何愛於一環其以取憎於大國也盍求而

與之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將終事之

是以弗與忠信故也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

立而無令名之患僑聞為國非不能事大字

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夫大國之人今

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

為罪滋大也滋益大國之求無禮以存之何饜

之有吾且為鄙邑則失位矣不復成國若韓子奉

秋文作厭

命以使而求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

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

且吾以玉賈罪不亦銳乎銳細小也韓子買諸賈

人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

子產曰秋文賈本或作價日起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也重復

也求今買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為請子

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鄭本

在周畿內相公東庸次比耦庸用也用次以

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世有盟

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無強市其物

毋或勾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持此質

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

謂敵邑強奪商人是教敵邑背盟誓也毋乃

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為也若大

國令而共無藝藝法也鄭鄙色也亦弗為也不欲

為鄙邑之事僑焉獻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布陳也

韓子辭王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徼二罪敢辭

之傳言子產知禮夏四月鄭六卿餞宣子於

郊餞送行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

知鄭志詩言子齧賦野有蔓草子齧子皮之

有蔓草詩鄭風取其願兮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

望矣君子相願也子產賦鄭之羔裘言鄭別於

取其彼已之子舍命不宣子曰起不堪也不

國之子大叔賦褰裳褰裳詩曰子惠思我褰

他人言宣子思已將有褰裳宣子曰起在此

敢勤子至於他人乎言已今崇好在此子大

叔拜謝宣子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是褰不

有是事其能終乎韓起不欲令鄭求他人子

終善子游賦風雨子游翹帶之子翹偃也風雨

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旗公孫段之子豐施也

愛樂宣子柳賦蘹兮蘹兮詩取其倡子柳葵也

言宣子傳記宣子喜曰鄭其庶乎言鄭庶幾

二三君子以君命起賦不出鄭志大詩皆鄭風故

日不出皆昵燕好也昵親也賦不出其國以示親好二三君

子數世之至也可以無懼矣宣子皆獻馬焉

而賦我將我將詩頌取其日靖四方我其夙夜畏天之威言志在靖亂畏懼天

威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

德宣子私覲於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

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籍手以拜

以玉馬藉手并謝子產公至自晉晉人聽公得師子服昭伯語

季平子昭伯惠伯之子子服曰晉之公室真

將遂卑矣君幼弱六卿彊而奢傲將因是以

習習實為常能無卑乎平子曰爾幼惡識國

昭伯尚少平子不信其言秋八月昭晉公卒為下平子如晉葬一起九

月大雩旱也鄭大旱使屠擊祝歎豎柎有事

於桑山二子鄭大夫有事祭也斬其木不雨子產曰有

事於山俗經初刻作山藝山林也藝養護令繁殖而斬其木其罪大

矣奪之官也冬十月季平子如晉葬昭公平

子曰子服曰之言猶信自往見之乃信曰言子服氏有

子哉有賢子也

**經**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夏六月甲戌朔

日有食之秋邾子來朝八月晉荀吳帥師滅

陸渾之戎冬有星孛于大辰大辰房心尾也妖變非常故書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吳楚兩戰莫肯告負故但書戰而不書敗也長

岸楚地

**傳**十七年春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季平

子賦采叔采叔詩小雅取其君子來朝穆公

賦菁菁者莪菁菁者莪亦詩小雅取其既昭見君子樂且有儀以答采叔昭

子曰不有以國其能久乎嘉其能答賦言其賢故能久有國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禮正

陽之月日食當用幣於社故請之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

舉不舉盛饗伐鼓於社責群陰諸侯用幣於社請上公

伐鼓於朝退自禮也平子禦之禦禁也曰止也

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

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正月

已正陽之月也於周為六月於夏為四月陰氣也四月統陽用事陰氣未動而侵陽災

重故有伐鼓用幣之禮也平子以為六月非正月故大史答言在此月也日過分

而未至未夏至三辰有災三辰日月相侵又犯

是宿故三辰皆為災於是乎百官降物降物素服君不舉辟

移時辟正寢過樂奏鼓祝用幣於社史用

辭用辭以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逸書也集

也日月不安其舍則食瞽奏鼓瞽樂嗇夫馳庶人走車

日馳步日走為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

謂孟夏言此六月當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

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安君之災故秋郊子

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

何故也少皞金天氏黃帝之子已姓郊子曰

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

師而雲名黃帝軒轅氏姬姓之祖也黃帝受

皆以雲為名號繹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

丙火名炎帝神農氏姜姓之祖也亦共工氏有火瑞以火紀事名百官

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共工以諸侯霸有九州者在神農前

大皞後亦受水瑞以水名官大皞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

龍名大皞伏羲氏風姓之祖我高祖少皞摯

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

鳳鳥氏歷正也鳳鳥知天時故玄鳥氏司分

者也玄鳥燕也以春伯趙氏司至者也伯趙

也以夏至青鳥氏司啓者也青鳥鶻也以

丹鳥氏司閉者也丹鳥鶻雉也以立秋來立

皆歷正之屬官祝鳩氏司徒也祝鳩鷦鷯也鷦鷯氏

鳴鳩氏司馬也鳴鳩王鳴也鷦鷯而鳴鳩氏北宗司馬

司空也鳴鳩鷦鷯也鷦鷯平爽鳩氏司寇也

爽鳩鷹也鷦鷯鷦鷯鷦鷯也鷦鷯氏司事也鷦鷯鷦鷯也

為司五鳩鳩民者也鳩聚也治民上五雉為

五工正五雉雉有五種西方曰鷦鷯雉東方曰

之南曰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夷平九扈

北宗司馬作鷦鷯字注云

為九農正秋有九種也春鳧鴈鵠夏鳧鷖玄

九鳧鷖為九農之號各隨其宜以教民事 鳧鷖以鳧

民無淫者也使不淫放 自顓頊以來不能

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

故也顓頊氏代少皞者德不能 仲尼聞之見

於郊子而學之於是仲尼既而告人曰吾聞

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失官官不脩其

師無常 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

屠蒯晉侯之膳宰也以忠諫見進 萇弘謂劉

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我乎陸渾氏甚睦

於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戎備警戎以

以合勢 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津河

名 使祭史先用牲于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

庚午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於楚也陸渾子

奔楚其眾奔甘鹿甘鹿周地 周大獲先警戎 宣子

夢文公攜荀吳而授之陸渾故使穆子帥師

獻俘于文宮欲以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

夏之八月辰星見在天漢西今申須曰彗所

以除舊布新也申須魯大夫天事恒象天道恒以

人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

今火向伏故知當須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

其徵也徵始有形火出而見前年火今茲火

出而章必火入而伏隨火其居火也久矣二歷

其與不然乎言必火出於夏為三月謂昏

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夏數得天得天若

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

虛也大辰大災陳大皞之虛也大皞居陳木

鄭祝融之虛也祝融高辛氏皆火房也房舍

星孛及漢漢水祥也天漢衛顓頊之虛也故

為帝丘衛今濮陽縣昔帝顓頊其星為大水

衛星營室水火之牡也牡雄其以丙子若辛

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丙午火壬子水水火

正義曰服虔注本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梓慎曰梓慎之言是梓慎之言也

心裁我白經在

梓慎之言是梓慎之言也

梓慎之言是梓慎之言也

梓慎之言是梓慎之言也

梓慎之言是梓慎之言也

梓慎之言是梓慎之言也

梓慎之言是梓慎之言也

梓慎之言是梓慎之言也

梓慎之言是梓慎之言也

梓慎之言是梓慎之言也

多故水不勝火者火入而伏必以壬午尚未知今字

星俱伏不不過其見之月火見周鄭裨竈言

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瓊瓊

玉瓚鄭必不火瓚瓚也瓚也瓚也子產弗與

以為天災流行非禮所息故吳伐楚陽句為

令尹卜戰不吉陽句穆王曾司馬子魚曰我

得上流何故不吉子魚公也且楚故

司馬令龜我請改卜令曰魴也以其屬死之

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非得吉戰于長岸子魚

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其師獲其乘舟餘皇皇餘

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整之及泉周環

也盈其隧炭陳以待命入道吳公子光光諸

請於其衆曰喪先王之乘舟豈唯光之罪

衆亦有焉請籍取之以救死藉衆之力衆許

之使長鬣者三人長鬣多鬣鬣與吳人潛伏

於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師吳也三

作魴

呼皆迭對也迭更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

六敗之取餘皇以歸傳言吳先有謀

春秋經傳集解昭四第二十三

文化十二年己丑歲六月朔

友補

春秋經傳集解昭五第二十四

杜氏 盡二十二年

經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未同盟而赴以名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來告故書六月邾

人入郕郕國今琅邪開陽縣秋葬曹平公冬許遷于白

羽自棄遷也畏郕而樂遷故以自遷為文

傳十八年春王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

毛伯過周大而代之代居襄弘白毛得必亡

是昆吾綏之日也。侈故之以昆吾夏伯也。綏熟也。侈惡積熟。

以乙卯日與桀同誅。而毛得以濟侈於王都。不亡何待。

為二十六年。毛伯奔楚傳。三月曹平公卒。為下曹葬見夏原伯起本。

五月火始昏見星。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

風火之始也。東北曰融。融風木也。故曰火之始。七日其

火作乎。從丙子至壬午七日。壬午作戊寅風甚。

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

庫以望之。大庭氏古國名在魯城內。魯於其處作庫高顯。故登以望氣。參近古。

以審前年之言。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言經所以

書。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前年裨竈欲用瓘學禳火。

子產不聽。今復請用之。鄭人請用之。信竈。子產不可。子

大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樂亡，可以救

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

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

或信？多言者或時有中。遂不與。亦不復火。傳言天道難明。雖裨

竈猶不知之。鄭之未災也。里析告子產曰：將有

大祥里折鄭大夫民震動國幾亡吾身淚焉

弗良及也言將先國遷其可乎子產曰雖可

吾不足以定遷矣子產知天災不可逃非及

火里析死矣未葬子產使輿三十人遷其柩

以其骨與火作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

晉人新來未入使司寇出新客新來聘者禁舊客

勿出於宮為其知國情使子寬于上巡群屏

攝至于大宮二子鄭大夫攝祭祀之位大

及使公孫登徒大龜登徒大夫使祝史徒主祫

於周廟告于先君祫廟主石函周廟厲王廟

廟易使府人庫人各儆其事儆備商成公儆

司宮商苑公鄭大夫司出舊宮人冥諸火所

不及舊宮人先司馬司寇列居火道備井行

火既燠燠炙城下之人伍列登城為部伍登

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野司寇縣土也火

災故戒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為祭處

者就大穰火于玄冥回祿玄冥水神祈于四

廓廓城也城積土陰氣所聚書焚室而寬其

征與之材征賦也三日吳國不市示憂戚使行

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

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不義所六月

邾人籍稻邾姓國也其君自邾人襲邾邾

人將閉門邾人羊羅攝其首焉斬得閉遂入

之盡俘以歸邾子曰余無歸矣從幣於邾邾

莊公及邾夫人而舍其女為明年宋秋葬曹

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原伯魯與之語不

說學歸以語閔子馬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夫

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國亂俗壞言者

在位者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

不害患有學而失道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

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殖生長也

德如農之殖。七月鄭子產為火故大為社。治為

也。被禳於四方，振除火災禮也。振，棄也。乃簡兵

大蒐，將為蒐除。治兵於廟城內，故除其之。子大叔之廟

在道南，其寢在道北，其庭小。庭，巷也。過期三日

處，小不得使除徒陳於道南，廟北曰子產過

安而命速除，乃毀於而向。而女也，毀子產朝

君過而怒之。怒，不除者南毀子產及衝使從

者止之曰毀於北。言子產仁，不火之作也。

子產授兵登陴，子大叔曰晉無乃討乎。辭晉

公孫而授兵子產曰吾聞之，小國忘守則危

況有災乎？國之不可小有備故也。既晉之邊

吏讓鄭曰：鄭國有災，晉君大夫不敢寧居，卜

筮走望，不愛牲玉，鄭之有災寡君之憂也。今

執事擗然授兵登陴，擗然，勁貌。將以誰罪？邊人

恐懼不敢不告。子產對曰：若吾子之言，敵邑

之災，君之憂也。敵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讒

錢大昕云：擗，謂極高，謂極高，謂極高，謂極高。

方卜

石經宋本

同程官止鄭注

極也

慝之閒謀之以啓貪人存為敝邑不利存重也

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說解不幸

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竟望走在

晉言鄭雖與他國為竟每瞻望晉歸赴之既事晉矣其敢有二

心傳言子產有備楚左尹王子勝言於楚子曰許於

鄭仇敵也而居楚地以不禮於鄭十三年平王復遷邑

許自夷還居葉恃楚而不事鄭晉鄭方睦鄭若伐許而晉助

之楚喪地矣君盍遷許許不專於楚自以舊國不專

心專鄭方有令政許曰余舊國也許先鄭封鄭曰

余得邑也隱十一年鄭滅許而復存之故曰我俘邑葉在楚國方

城外之蔽也為方城外之蔽障土不可易易輕也國不

可小謂鄭許不可俘讎不可啓君其圖之楚子

說冬楚子使王子勝遷許於析實白羽於傳時白

刃改為析經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邾為夏五月戊辰許

世子止弒其君買加弒者責止巳卯地震無傳

寅戊

析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冬葬許悼公

無傳

傳十九年春楚工尹赤遷陰于下陰

陰縣今屬南鄉

郡令尹子瑕城邾叔孫昭子曰楚不在諸侯

矣其僅自完也以持其世而已

遷陰城邾皆欲以自完守

楚子之在蔡也

蓋為大夫時往聘蔡

鄭陽封人之女奔

之生大子建

鄭陽蔡邑

及即位使任奢為之師

奢在

伍舉之子費無極為少師無寵焉欲譖諸王

伍負之父

曰建可室矣

室妻也

王為之聘於秦無極與逆

勸王取之正月楚夫人羸氏至自秦

王自取之故稱

夫人至為下邾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

夫人至為下邾夫人起

請師

寧向戌子也請於宋公伐邾

二月宋公伐邾圍蟲三

月取之

蟲邾邑不書圍取不以告

乃盡歸邾俘夏許悼公

子奔晉書曰弑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

舍藥物可也

藥物有毒當由醫非九人所知譏止不舍藥物所以加弑君之

名邾人邾人徐人會宋公乙亥同盟于蟲

終宋



以為不順舍子立叔弗許亦弗止許之為違

違眾故駟氏聳聳懼也他日絲以告其舅冬晉

人使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駟氏懼駟乞

欲逃子產弗遣請龜以上亦弗予大夫謀對

子產不待而對客曰鄭國不天不獲寡君之

二三臣札瘥天昏大死曰札小疫曰瘥今又

喪我先大夫偃其子幼弱其一二父兄懼隊

宗主私族於謀而立長親於私族之謀宜寡

君與其二三老曰抑天實剝亂是吾何知焉

言天自欲亂駟氏非國所知諺曰無過亂門民有兵亂猶

憚過之而况敢知天之既亂今大夫將問其

故抑寡君實不敢知其誰實知之平丘之會

在十年君尋舊盟曰無或失職若寡君之二三

臣其即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是晉之縣

鄙也何國之為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

遣人報楚人城州來沈尹戌曰楚人必敗三十

所易

年吳縣州來今虎城而取之昔吳滅州來在  
成莊王曾孫葉公諸梁父也

三子旗請伐之王曰吾未撫吾民今亦如之

而城州來以挑吳能無敗乎侍者曰王施舍

不倦息民五年可謂撫之矣成曰吾聞撫民

者節用於內而樹德於外民樂其性而無寇

讎今宮室無量民人日駭勞罷死轉轉遷忘

寢與食非撫之也傳言平王所以不能霸鄭大水龍關

于時門之外洧淵時門鄭城門也洧水出梁陽密縣東南至潁川長平

入國人請為榮焉子產弗許曰我鬪龍不我

覲也覲見也龍鬪我獨何覲焉禳之則彼其室

也淵龍之室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也

傳言子知今尹子瑕言蹶由於楚子蹶由吳王

之謂矣言靈王恣吳子而執其弟猶舍前之

怨可也乃歸蹶由言楚子能用善言

經二十年春王正月夏曹公孫會自鄭出奔

石經初刻作奴  
同杜注云簡人  
于室家而作色  
於市人按於怒

王執日彼何罪諍所謂室於怒市於色者楚  
以歸也乃左傳原文例之者作注之體若國策之文則與左同

石經初刻

宋無傳嘗有玉帛之使秋盜殺衛侯之兄繁

齊豹作而不義故書日冬十月宋華亥向寧盜所謂求名而不得

華定出奔陳與君爭而出十有一月辛卯蔡

侯廬卒無傳未同盟

**傳**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是歲朔旦冬至之歲

也當言正月己丑朔日南至時史失閏閏更在二月後故經因史而書正月傳更具於二

月記南至日梓慎望氛氛氣也特魯侯不行以正歷也

曰今茲宋有亂國樂亡三年而後弭蔡有

大喪為宋華向出叔孫昭子曰然則戴桓也

戴族華氏汰侈無禮已甚亂所在也傳言狄拒族向氏

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

外叛自以為猶宋鄭也齊晉又交輔之將以

害楚其事集矣王信之問伍奢伍奢對曰君

一過多矣一過納何信於讒王執伍奢忿奢切言

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未至而使遣之知

子寬故三月太子建奔宋王召奮揚奮揚使

秋文亦作廬卒本傳未同盟

陳樹華云此伍字及下伍尚伍其字也

遣令去

徒

城父人執已以至王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

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

如事余臣不佞也佞才不能苟貳奉初以還奉初

命以不忍後命故遣之既而悔之亦無及已

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名而不來

是再奸也奸犯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

日善其言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辱楚

國盍以免其父名之彼仁必來不然行為患

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棠君尚謂其弟負

棠君奢之長子尚也為曰爾適吳我將歸死

吾知不逮自以知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

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為戮不可以莫之

報也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仁者貴

擇任而往知也真任知死不辟勇也尚為父

不可弃俱去為名不可廢俱死為爾其勉之

相從為愈愈差伍尚歸奢聞負不來曰楚君

五十二

二

相按音韻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棠君尚謂其弟負

棠君奢之長子尚也為曰爾適吳我將歸死

吾知不逮自以知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

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為戮不可以莫之

報也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仁者貴

擇任而往知也真任知死不辟勇也尚為父

不可弃俱去為名不可廢俱死為爾其勉之

相從為愈愈差伍尚歸奢聞負不來曰楚君

古多通

大夫其盱食乎將有吳憂楚人皆殺之負如

吳言伐楚之利於州于州于吳公子僚公子光曰是

宗為戮而欲反其讎不可從也光吳公子闔廬也反復出

負曰彼將有他志光欲弒僚不利負用事余

姑為之求士而鄙以待之計未得用故進勇士以求入於光退

乃見鱄設諸焉鱄諸勇士而耕於鄙為二十七年吳

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定華亥

與向寧謀曰亡愈於死先諸恐元公殺已華

亥偽有疾以誘羣公子公子問之則執之夏

六月丙申殺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公子

固公孫援公孫丁拘向勝向行於其廩八子皆公

黨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劫之劫公癸卯取大

子藥與母弟辰公子地以為質藥景公也辰皆元公

弟公亦取華亥之子無感向寧之子羅華定

之子啓與華氏盟以為質為此冬華衛公孟

繫狎齊豹公孟靈公兄也齊豹齊惡奪之司

此皆元公弟也長子辰是景公之弟也

鱄諸勇士

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定華亥

與向寧謀曰亡愈於死先諸

亥偽有疾以誘羣公子公子問之則執之夏

六月丙申殺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公子

固公孫援公孫丁拘向勝向行於其廩

黨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劫之

子藥與母弟辰公子地以為質

弟公亦取華亥之子無感向寧之子羅華定

之子啓與華氏盟以為質

繫狎齊豹

寇與郵

郵豹邑

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

繫足不

役則以官邑還豹使行

公孟惡北宮喜褚師圍欲去

去

之喜貞子

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姜

宣姜靈懼

公嫡母

而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圍公子朝

作亂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

燕達也

為駮乘焉

為公孟駮乘

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

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專公孟

子假吾名為故不吾遠也

言子借我以善名故公孟親近我

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

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

不信也

子行事

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

周猶終竟也

而歸死於公

孟其可也丙辰衛侯在平壽

平壽衛下邑

公孟有

事於蓋獲之門外

有事祭也蓋獲衛郭門

齊子氏帷於

門外而伏甲焉

齊豹

使祝鼂寘戈於車薪以

當門要其前也使一乘從公孟以出

亦如前車寘

使華齊御公孟宗魯駮乘及閔中

閔中齊

後正義諸人皆華齊上有使字計華齊是公孟之御非齊也

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

孟之肩皆殺之公聞亂乘驅自闕門入慶北

御公公南楚驂乘使華寅乘貳車公副及公

宮鴻駟馳駟乘于公鴻駟馳駟大云駟公載寶

以出褚師子申遇公于馬路之衢遂從從公

過齊氏使華寅肉袒執蓋以當其闕肉袒示

齊氏爭執蓋蔽公而去闕空齊氏射公中南

楚之背公遂出寅閉郭門不欲令踰而從公

踰郭公如死鳥死鳥析朱鉏宵從竇出徒行

從公朱鉏成子齊侯使公孫青聘于衛青項

既出聞衛亂使請所聘公曰猶在竟內則

衛君也乃將事焉將事行遂從諸死鳥請將

事辭曰亡人不佞失守社稷越在草莽吾子

無所辱君命賓曰寡君命下臣於朝曰阿下

執事阿比也命已臣不敢貳貳違主人曰君

若惠顧先君之好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

有宗祧在言受聘當乃止聘事不行衛侯固請

見之欲與青不獲命以其良馬見以為相為

未致使故也未致使故不衛侯以為乘馬其喜

敬已故賓將擷夜主人辭曰亡人之憂不

可以及吾子草莽之中不足以辱從者敢辭

賓曰寡君之下臣君之牧圉也若不獲扞外

役是不有寡君也有相臣懼不免於戾請以

除死親執鐸終夕與於燎設火燎齊氏之宰

渠子召北宮子比官北宮氏之宰不與聞謀

殺渠子遂伐齊氏滅之丁巳晦公入與北宮

喜盟于彭水之上喜本與齊氏同謀秋七月

戊午朔遂盟國人八月辛亥公子朝褚師圍

子玉霄子高魴出奔晉皆齊閏月戊辰殺宣

姜與公子朝衛侯賜北宮喜謚曰貞子滅齊

賜析朱鉏謚曰成子霄從而以齊氏之墓予

之皆死而賜謚及衛侯告寧于齊且言子石

此處有大量的紅字批注，包括對經文詞義的考證、對禮制背景的說明以及對人物關係的梳理。例如，對「賓將擷」的解釋涉及周禮的賓客之禮，對「與於燎」的解釋涉及古代的祭祀制度。此外，還有對「渠子」和「北宮子」身份的考證。

子五公魯青 齊侯將飲酒禘賜大夫曰二三

子之教也喜青敬苑何忌辭曰與於青之賞

必及於其罰何忌齊大夫言青若在康誥曰

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尚書況在群臣臣敢貪

君賜以干先王言受賜則犯琴張聞宗魯死

琴張孔子弟子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

而孟贖之賊女何弔焉言齊豹所以為盜孟贖所以見賊皆由宗

魯君子不食姦知公孟不善而受不受亂許

行事是受亂也不為利疚於回疚病回邪也以利故

不以回待人知難不告是不蓋不義以周事

不犯非禮以二心事宋華向之亂公子城

平公公孫忌樂舍司馬彊向宜向鄭宜

皆向楚建鄭平王之鄭甲出奔鄭八

宋大夫皆公其徒與華氏戰于鬼闔八子之

穎川長平縣敗于城子城適晉子城為華氏

曾為明年子城華亥與其妻必盟而食所質

何忌

公子者而後食公與夫人每日必適華氏食

公子而後歸華亥患之欲歸公子向寧曰唯

不信故質其子若又歸之死無日矣公請於

華費遂將攻華氏費遂大司馬華氏族對曰臣不敢愛

死無乃求去憂而滋長乎恐殺大子臣是以

懼敢不聽命公曰子死亡有命余不忍其詢

詢恥也冬十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戊辰華

向奔陳華登奔吳登費遂之子向寧欲殺大

子華亥曰于君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且

歸之有庸可以為使少司寇輕以歸以三公

也輕華亥庶兄曰子之齒長矣不能事人以三公子

為質必免質信也送公子歸可公子既入華

輕將自門行從公去公遽見之執其手曰余知

而無罪也入復而所而女也所齊侯齊遂疢

疢瘡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多在

梁丘據與齊歎二子齊言於公曰吾事鬼神

顏氏家訓書證高  
引作齊侯侯齊遂  
又云世間傳本多  
齊無解徐仙氏言  
齊侯齊舊音戒梁  
元帝立言該依字則  
當作瘳說文云兩日  
發之瘳也瘳三日發  
學之徒僉以齊字為  
誤按傳例因變曰遂若  
瘳已是瘳疾何為復  
言遂疢乎諸本定

梁丘據與齊歎二子齊言於公曰吾事鬼神

瘳瘡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

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為諸侯憂，是祝

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

祝固。史闔以辭。賓欲殺闔固以辭公說，告於

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日往日也宋盟，屈建

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

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

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家無猜疑之事故

建以語康王。楚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

光輔五君，以為諸侯主也。五君文襄公曰：據

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稱

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無廢

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

君有功德祝史陳說之無所愧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

史與焉。與受其國福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為信。君使

也。其言忠信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

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使私情高臺

深池撞鐘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掠奪也以

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從肆行非度無所

還忌顧也不思謗讚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

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以實白神是

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蓋掩也進退無辭則虛

以求媚作虛辭以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

之祝史與焉所以天昏孤疾者為暴君使也

其言僭嫚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

可為也言非誅祝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

荏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侯守之海之鹽

蜃祈望守之衡鹿舟鮫虞侯祈望皆官名也

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關暴征其私介

也迫近國都之關言邊鄙既入服政承嗣大

夫強易其賄承嗣大夫布常無藝藝法制也

制法徵斂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違去內寵

之妾肆奪於市肆放也外寵之臣僭令於鄙詐

已奈陳樹華云風俗通云荏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侯守之海之鹽

自衛自舟之

教令於邊鄙於私欲養求不給則應養長也所求不

民人皆病夫婦皆詛祝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

攝以東聊攝齊西界也平原姑尤以西姑尤

城陽郡東南入海界也姑水尤水皆在其為人也多矣雖其善

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萬萬曰億君若欲誅

於祝史脩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

去禁薄斂已責除逋十二月齊侯田于沛言

愈行獵招虞人以弓不進虞人掌山公使執

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

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

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招當往

不進官君子韙之也韙是齊侯至自田晏子侍

于造臺子猶馳而造焉于猶梁公曰唯據與

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

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囊焉水火醯醢鹽

梅以烹魚肉燂之以薪燂宰夫和之齊之

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清益也洩減也君子食之

以平其心君臣亦然亦如君所謂可而有否

焉否不可也臣獻其否以成其可獻君之否君所

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

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

既平詩頌殷中宗言中宗能與賢者和齊可

於大美鬻馘無言時靡有爭總大政能使上下

和皆如先王之濟五味清成和五聲也以平其

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須氣二體舞者

武頌三類風雅四物雜用四方之五聲宮商角

六律黃鐘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也七音

周武王伐紂自午及子凡七日王因此以數

謂之八風八方九歌九功之德皆可歌也以

相成也言此九者合然清濁小大短長疾徐

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周

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

心定本在流狀文云

兼文治律射是也

疏耳

音不瑕詩幽風也義取心今據不然君所謂

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

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

不可也如是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

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

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爽鳩氏少皞也季荊因

之季荊虞夏諸侯有逢伯陵因之逢伯陵殷

蒲姑氏因之蒲姑氏殷周之間代達公者而後大公因之

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齊侯甘於所樂

我死子必為政志於不死晏子稱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

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

弱民狎而翫之狎輕也則多死焉故寬難難以治

疾數月而卒大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

盜取人於萑苻之澤萑苻澤名於大叔悔之

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

又請本作專叔子  
專字引傳如  
琴瑟博一以証  
用董過本也惠

飲

石經初刻作  
外傳作董百子  
通也顧炎武云  
石經初刻作非

韓詩

此或作盜盜之說行也案核年正義曰既言盜殺之復云盜少此皆其說謂盜盡在符之內盜也少止謂鄭國餘處也盜由此止此二殺字皆後人所增

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

慢則糾之以猛糾猶攝也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

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

勞止汙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

寬也詩大雅汙其也康綏皆安也周厲王暴虐民勞於苛政故詩人刺之欲其施之

以母從詭隨詭人隨人無正心不可從以謹無良謹勅也式

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武用也遏止也慘曾也言

為寇虐曾不畏明法者柔遠能邇以定我王亦當用猛政糾治之

平之以和也柔安也邇近也遠者懷附又曰近者各以能進則王室定

不競不紱不剛不柔詩殷頌言湯政得中布和競強也紱急也

政優優百祿是道優優和也道聚也和之至也及子

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子產見愛有古

人之遺風

經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夏晉侯

使士鞅來聘晉項也即宋華亥向寧華定自

陳入于宋南里以叛自外至故曰入叛南里宋城內里

名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八月乙亥叔輒

卒叔弓之冬蔡侯朱出奔楚朱為天子則失

人所逐故以公如晉至河乃復晉人辭

傳二十一年春天王將鑄無射周景王也無射鐘名律中

射無射冷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冷樂官州鳩其名也夫

樂天子之職也職所主也夫音樂之興也樂因音而

而鐘音之器也音由器發天子省風以作樂省風

俗作樂器以鐘之鐘聚也以興以行之樂須音而

行小者不窳窳細大者不櫛櫛橫大則和於

物物和則嘉成嘉樂故和聳入於耳而蔽於

心心億則樂億安窳則不咸不充滿櫛則不

容堪容心是在感感實生疾今鐘櫛矣王心

弗堪其能久乎為明年天三月葬蔡平公蔡

大子朱失位位在卑不在適子位大夫送葬

者歸見昭子昭子問蔡故以告昭子歎曰蔡

其亡乎若不亡是君也必不終詩曰不解于

石經初刻感  
初刻憾後改感  
下字字年久磨  
減案案改感之說  
作感不誤  
且惠棟云漢書  
作感蓋原云古  
堪字尚書西伯

以下  
成

容堪容心是在感感實生疾今鐘櫛矣王心  
弗堪其能久乎為明年天三月葬蔡平公蔡  
大子朱失位位在卑不在適子位大夫送葬  
者歸見昭子昭子問蔡故以告昭子歎曰蔡  
其亡乎若不亡是君也必不終詩曰不解于

聲

經初刻  
作感後

陳樹華

訂傳

位民之攸暨詩大雅今蔡侯始即位而適卑

身特從之為蔡侯朱夏晉士鞅來聘叔孫為

政叔孫昭子以季孫欲惡諸晉憎叔孫在已

罪於晉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為士鞅鮑

歸費在十四年年半禮各如其命士鞅怒曰鮑

國之位下其國小而使鞅從其牢禮是卑敝

邑也將復諸寡君魯人恐加四牢焉為十一

牢言魯不能以禮事大國且宋華費遂生華

緇華多僚華登緇為少司馬多僚為御士公

士與緇相惡乃譖諸公曰緇將納亡人亡人

等謂費亟言之公曰司馬以吾故亡其良子

遂為大司馬死亡有命吾不可以再亡之對

曰君若愛司馬則如亡言若愛大司馬死如

可逃何遠之有言亡可以此死勿公懼使侍

人名司馬之侍人冝僚飲之酒而使告司馬

告司馬司馬歎曰必多僚也吾有讒子而弗

使逐緇

能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

逐華羆將使田孟諸而遣之公飲之酒厚酬

之酬酒賜及從者司馬亦如之亦如張句尤

之張句華羆臣曰必有故使子皮承宜僚以

劔而訊之子皮華羆宜僚盡以告告欲因田

張句欲殺多僚子皮曰司馬老矣登之謂甚

言登亡傷司馬心已甚吾又重之不如亡也五月丙申

子皮將見司馬而行則遇多僚御司馬而朝

張句不勝其怒遂與子皮白任鄭翩殺多僚

任翩亦劫司馬以叛而召亡人壬寅華向入

樂大心豐愆華控禦諸橫梁國睢陽縣南有橫亭華氏

居廬門以南里叛廬門宋東城南門六月庚午宋城

舊廓及桑林之門而守之舊廓故城也桑林城門名秋七

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於梓慎曰是何物

也禍福何為也物事對曰二至二分一至冬至夏至二分

春分日有食之不為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秋分

也至相過也二分日夜等故言同道其他月

則為災陽不克也故常為水陰侵陽是於是

叔輒哭日食意在於昭子曰子叔將死非所

哭也八月叔輒卒冬十月華登以兵師救華

氏登前年齊烏枝鳴戍宋烏枝鳴廚人濮曰

濮宋厨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

待其衰盍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若入而固

則華氏眾矣悔無及也從之丙寅齊師宋師

敗吳師于鴻口梁國睢陽縣獲其二帥公子

咎鶴偃州負二帥吳華登帥其餘吳餘以敗

宋師公欲出出廚人濮曰吾小人可籍死可

使死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請君待復乃徇

曰揚徽者公徒也徽識眾從之公自揚門見

之見國人皆揚徽睢下而巡之曰國亡君死

二三子之恥也豈專孤之罪也齊烏枝鳴曰

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備長彼

石經本本字不殘本岳  
石經本本字不殘本岳  
石經本本字不殘本岳

多兵矣請皆用劍從之華氏北復即之北敗走

廚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

敗華氏于新里新里華氏所取邑翟偃新居于新里

既戰說甲于公而歸居華氏地而助公戰華姓居于公

里亦如之姓華氏族故助華氏亦如偃新說甲歸傳言古之為軍不世小忿

十一月癸未公子城以晉師至城以前年奔晉今還救宋

曹輸胡曹大夫會晉荀吳中行穆子齊苑何忌齊大夫

衛公子朝前年出奔首今還衛救宋丙戌與華氏戰于

赭丘赭丘宋地鄭翩願為鸛其御願為鵠鄭翩華氏黨鸛

魏晉子祿御公子城莊董為右子祿宜于孿御

呂封人華豹張匄為右呂封人華豹相遇城還

華豹曰城也城怒而反之怒其呼已將注豹

則關矣注傳失曰平公之靈尚輔相余平公

豹射出其間出子城之間將注則又關矣

曰不狎鄙也狎更抽矢豹止城射之殪豹死張匄

抽艾而下及長丈二射之折股扶伏而擊之

△正義云本或動上有華又云今之有華據正義知今本有華者從舊也一本誤也傳

抽艾而下 在車邊 射之折股扶伏而擊之

折軫折軾又射之死死自干欒請一矢死求城曰

余言女於君之故活對曰不死伍乘軍之大刑

也同乘共伍于刑而從子君焉用之子速諸

乃射之殪死欒又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亥搏

膺而呼見華緇曰吾為藥氏矣晉藥盈還入

在襄二十三年緇曰子無我廷不幸而後亡也廷恐使

華登如楚乞師華緇以車十五乘徒七十人

犯師而出犯公師出食於睢上哭而送之乃

復入入南楚遂越帥師將逆華氏大宰犯諫

曰諸侯唯宋事其君今又爭國釋君而臣是

助無乃不可乎王曰而告我也後既許之矣

為明年華向出奔楚傳蔡侯朱出奔楚費無極取貨於

東國東國隱太子之子平而謂蔡人曰朱不

用命於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

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朱愬于楚楚

子將討蔡無極曰平侯與楚有盟故封盟于

陳蔡入其子有二心故廢之子謂朱也靈王殺隱

太子其子與君同惡德君必甚又使立之不

亦可乎且廢置在君蔡無他矣言權在蔡則蔡無他心

公如晉及河鼓叛晉叛晉屬鮮虞晉將伐鮮虞故

辭公將自軍事無暇於待賓且懼洩軍謀

**經**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宋華亥向寧華

定自宋南里出奔楚言自南里別從國去大蒐于昌閒

無傳夏四月乙丑天王崩六月叔鞅如京師葬

己辛

景王叔鞅叔弓子三月而葬亂故速王室亂承叔鞅言而書之未知誰是故

但曰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河南鞏縣西南有黃亭僻

子朝難出居皇王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

王城王城邲鄆今河南縣冬十月王子猛卒

未即位故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無傳此月

有庚戌又以長歷推校前後當為癸卯朔書癸酉誤

**傳**二十二年春王二月甲子齊北郭啓帥師

伐莒啓齊大夫北郭佐之後莒子將戰苑羊牧之諫之牧

夫莒大曰齊帥賤其求不多不如下之大國不

可怒也弗聽敗齊師于壽餘地莒齊侯伐莒敗

莒子行成司馬竈如莒竈齊大夫莒子如齊

涖盟盟于稷門之外稷門齊城門也莒於是乎大惡

其君為明年莒子來奔傳楚蘧越使告于宋曰寡君聞

君有不令之臣為君憂無寧以為宗羞無寧也

言華氏為宋宗廟之羞恥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佞

不能媚於父兄華向公族也故稱父兄以為君憂拜命

之辱抑君臣日戰君曰余必臣是助亦唯命

人有言曰唯亂門之無過君若惠保敝邑無

亢不衷以弊亂人孤之望也唯君圖之楚人

患之患宋以義距之諸侯之戍謀曰若華氏知困而

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

以為楚功其亦無能為也已言華氏不能復為宋患救

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

已已宋華亥向寧華定華癭華登百皇奄傷

省臧士平出奔楚華疆已下五宋公使公孫

忌為大司馬代華邊仰為大司徒印平公曾

樂祁為司城祁子早孫仲樂為左師幾仲江

寧樂大心為右師代華樂輓為大司寇輓子

以靖國人終梓慎之言王子朝賓起有寵於

景王子朝景王之長庶王與賓孟說之欲立

之孟即起也王語賓孟劉獻公之庶子伯蚡

事單穆公獻公劉擊伯蚡惡賓孟之為人

願殺之又惡王子朝之言以為亂願去之朝

有欲位之言賓孟適郊見雉雞自斷其尾問

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畏其為犧牲奉遽歸

告王且曰雞其憚為人用乎人異於是雞犧

寵飾然卒常見殺若人見寵犧者實用人人

犧實難已犧何害言設使寵人如寵犧則不

已則無患害已喻子王弗應十五年天子壽

復欲立子朝而未定賓孟感雞夏四月王田

立下

五書二十一

三十一

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劉子北山洛北芒也王知

單劉不欲立子朝王有心疾乙丑崩于榮錡欲因田獵先殺之

氏四月十九日河南鞏縣西有榮錡澗戊辰劉子摯卒二十日無

子單子立劉蚡蚡事單五月庚辰見王見王

遂攻宿起殺之黨子朝故盟群王子于單氏王子

王故單劉立之懼諸王晉之取鼓也在十年既

獻而反鼓子恚獻於廟又叛於鮮虞叛晉屬六

月荀吳略東陽略行也東陽晉之山使師偽

糴者負甲以息於昔陽之門外昔陽故肥遂

襲鼓滅之以鼓子鳶鞮歸使涉佗守之守鼓

涉佗晉大夫丁巳葬景王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

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百工百官也

孫帥郊要餞之甲三邑周地以逐劉子逐伯壬戌

劉子奔揚揚周單子逆悼王于莊宮以歸悼

子猛王子還夜取王以如莊宮王子還子朝

單子得王癸亥單子出失王故王子還與召

莊公謀莊公召伯與曰不殺單旗不捷旗單

與之重盟必來背盟而克者多矣從之從還

樊項子曰非言也必不克項子樊齊遂奉王

以追單子王子還及領大盟而復領周地

殺擊荒以說委罪劉子如劉歸其單

子亡乙丑奔于平時平時周地知王子群王

子追之單子殺還姑發弱景之族

子朝奔京其黨丙寅伐之單子京人

奔山劉子入于王城子朝奔京辛未鞏簡公

敗績于京乙亥甘平公亦敗焉甘鞏二公周

叔鞅至自京師葬景言王室之亂也所

以書閔馬父曰子朝必不克其所與者天所廢

也閔馬父閔子馬魯大夫單子欲告急於晉

秋七月戊寅以王如平時遂如圍車次于皇

出次以示急戊寅七劉子如劉單子使王子

處守于王城王子處子孟黨盟百工于平宮

平宮平 辛卯鄆肸伐皇鄆肸子 大敗獲鄆肸

壬辰焚諸王城之市焚鄆 八月辛酉司徒醜

以王師敗績于前城醜悼王司徒前 百工叛

司徒醜 已巳伐單氏之宮敗焉百工伐單氏

庚午及伐之單氏反 辛未伐東圍百工所在

有圍 冬十月丁巳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

九州戎陸渾戎十七年滅 及焦瑕温原之師

焦瑕温原 以納王于王城丁巳在十月 庚申

單子劉蚡以王師敗績于郊為子朝之 前城

人敗陸渾于社前城子朝 十一月乙酉王子

猛卒乙酉在十一月 經書十月謀 不成喪也

稱王崩 已丑敬王即位敬王王子猛 館于

子旅氏子旅周 十二月庚戌晉籍談荀躒賈

辛司馬督司馬 帥師軍于陰籍談 于侯氏荀躒

軍于谿泉賈辛所軍 鞏縣 次于社司馬督 王

師軍于汜于解次于任人王師分在三邑 洛

解 閏月晉箕遺樂徵右行詭濟師取前城子

晉大夫濟軍其東南王師軍于京楚辛丑伐

京毀其西南京楚子朝所在

石經南下有子朝分郊四字非唐刻也案顧炎武九經誤字云四字監本脫當依石經惠棟云四字非切刻多是是武所據

蜀石經增入非杜本也案下傳云二師圍郊二師潰杜氏云二邑皆子朝所得是杜本無奔郊之文善乎陳樹華之言曰四子書法與宣公卷相似疑未梁時人所為顧氏武說欠詳當惠棟指為是氏據蜀石經增入亦非子朝如果在郊則二師圍郊之師潰乎朝當奔別邑經傳何以無明之邪且廿三年王子朝入于杜杜氏云自京入尹氏之邑正義曰知自京入尹氏以前年子朝在京王師雖毀其西南不言克京又今年二師圍郊不言子朝在郊故云自京入尹氏鄭注以為前年王師已克京子

### 春秋經傳集解昭五第二十四

朝從京入郊二潰不知子朝所在而規杜非也由此推之子朝奔郊四字或

因劉氏之言而妄增也

文政十二年己丑歲六月二日徽雨將霽於南

應下校了

鹽友輔

110X  
259  
15